

湖南地方文史丛书

湖南株洲知青史料

周祥新 编著



线装书局

湖南株洲知青史料

周祥新 编著

綫裝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南株洲知青史料/周祥新编. —北京:线装书局,
2007. 10

(湖南地方文史丛书/徐万君主编)

ISBN 978-7-80106-720-3

I. 湖… II. 周… III.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史料—株洲
市 IV. D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3649 号

湖南株洲知青史料

作 者:周祥新

责任编辑:冀 宁 高晓彬

责任校对:周祥新 罗晓虹

封面设计:刘湘明 戴海珠

监 印:易东海

出版发行:线装书局

地 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 话:010-64045283

网 址:www.xzhbc.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制:怀化建南轻印办公设备公司

装 订:株洲开发区英达印刷厂

开 本:889×1194 毫米 1/32

印 张:11

字 数:240 千字

版 次: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 册

定 价:268.00 元(全九册)

目 录

难忘那人生的第一驿站	彭立地(1)
知青生活点滴	刘冀湘(11)
为往事干杯	薛培鹤(21)
下乡劳动第一天	谭宪明(25)
浏阳乡下的春节	姜信文(30)
知青岁月	李田坤(33)
良种的故事	朱毅强(47)
我和我的知青小组	陈燕波(56)
救火受伤	朱毅强(62)
知青与“五七干部”	王萱瑞(66)
真情年代	饶泽民(71)
知青生活剪辑	刘克文(77)
小狗与饭票	刘冀湘(93)
苦乐年华	曾湘文(96)

知青记事	罗秋生(108)
永远的情结	李金环(113)
岁月留痕	潘建雄(116)
感慨万千的知青生活	唐建军(121)
知青生活二三事	肖和平(126)
插队农村十春秋	吴君庄(130)
知青生活给我们的青春添异彩	王晓先 潘新建(135)
怀旧知青	邵瑞琦(140)
山水情	尹德伟(165)
那岁月的辛酸	刘 觉(172)
易婢	彭玉兰(178)
知青生活轶事	刘时雨(181)
战斗在团山茶场	陈怀礼(189)
难忘浏阳	吴走胜(197)
修湘东铁路轶事	黎幼黎(201)
遥远的梦境	张兰英(204)
好人刘满哥	唐治军(212)
炎帝陵的保护神	王景文(215)
“知青队长”仇必成	唐治军(218)
工棚读书记	杨成之(222)
浏阳插队二三事	冯胜利(225)
我的知青生活	仇民主(231)
岁月情怀	肖启建(235)

一个被遗忘的知青	王年平(260)
肖芸为知青工龄斗胆上书	周祥新(270)
湖乡记事	王振远(277)
54 万知青屯垦戍边战荒原	邹光启(286)
岁月的画卷	朱庆庆(291)
难忘的日子	陈 荣(298)
丝丝缕缕都是情	李金环(301)
重返知青点	邵瑞琦(307)
炎陵县《知青阁》赋	谢富良 丁才安(313)
株洲县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张童保(315)
攸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	陈金华(325)
他们曾经生活在这片沃土上	刘绍猷 (337)
后 记	(345)

难忘那人生的第一驿站

彭立地

在我上山下乡四十周年之际，市政协文史委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征文启事，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三十年前那一段知青经历，尽管曲折坎坷，酸甜苦辣都曾有过，但那毕竟是我从学校走向社会的第一个人生驿站，是一段燃烧着热情的青春岁月，令人回味无穷，永难忘却。

闯过“家庭关”

1964年，我是株洲市二中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当时，学校对毕业生的思想教育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即能够考上大学的则继续深造；没有考上大学的，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学校还组织毕业班学生认真学习了全国上山下乡的典型人物董加耕的先进事迹。我担任班上学习委员，学习成绩算是比较好的。老师和同学认为我考上大学的希望较大。当时，我政治上也比较求上进，向团支部递交了入团申请书。我还作为毕业生代表之一在全校大会上发言表示，如果没有考上大学，就坚决响应党的号召，走上山下乡的道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高考的结果出来了。看来是受家庭出身的影响，我与大学无缘。下一步怎么走？我站在了人生第一个十字路口。“上山下乡，到农村去！”自己表过的态，必须算数，我的态度非常明确。然而，来自家庭的阻力却格外的大。原来，我一家6口人，全靠父亲一个月50来元的工资维持生活，经济上很困难。我是老大，父母急盼长子早日参加工作，缓解家庭生活上的困难。还在我初中毕业的时候，父母就有过让我参加工作的念头，因自己强烈要求读书，并为此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之后，才得以就读高中。如若考上了大学，父母可能会咬紧牙关再撑几年，以待苦尽甘来。现在没有考上大学，在他们看来，早点参加工作是理所当然的选择。我要上山下乡去当农民，他们甚感意外和不解。到农村去，环境艰苦还不说，经济上没什么收入，这苦日子何时才能熬到头？说什么他们也不同意我去当农民。父亲当时是市建设系统某单位的一名技术干部，在政治上比较敏感，知道上山下乡是党的号召，是一种革命的行动，心里不想我去，嘴上又不好施加压力。母亲可不同了，她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哭哭啼啼，死活不让我去农村。当时还有些亲戚和熟人主动上门给我介绍工作，这使我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一方面，家庭生活如此困难，父母的想法在情理之中，作为长子，不能为家庭分忧使我深感愧疚。另一方面，上山下乡是党的号召，农村是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这个选择肯定没有错。何况学校也为此做了大量的思想动员工作，我又在数百名同学面前表过态。一个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绝不能三心二意，自食其言。父亲的惋叹，母亲的泪水，弟妹们的期盼，终究未能动摇我的初衷。母亲见我仍不回心转意，就一人来到学校，找老师和领导哭诉，坚决不同意我上山下乡。在这种情况下，学校负责这项工作的李运依老师将我叫去，表示理解我的家庭状况，

同意我作出新的选择。“上山下乡的路走定了，家庭这一关，我一定要闯过去”。见我态度如此坚定，李老师只好默许了。

母亲见想尽办法仍无法使我回头，十分恼怒，口口声声说“就当少生了一个儿子，今后不管你了，由你自己去吧。”可是，到了我临走的前一天，她却把我的衣服全部浆洗清理了一番，晚上还在灯下默默为我缝补破损的衣服，直到夜深人静。亲情是难以割舍的，母爱是伟大的，泪水不由得模糊了我的双眼……

若干年后，回味这件事，我感到当时的选择也许不够现实，给父母增加了精神负担，但并不觉得后悔。因为关键时刻的选择，是能够影响人的一生。尤其是那种艰难的选择，显示了人的理想与追求，能激发拼搏人生的勇气与力量。舍舒适而取艰苦，这不是一般意义的选择，而是政治信念的选择，是对党的号召的无条件响应。从此，党就是我心中的指路明灯，党叫干啥就干啥成为了我的认知原则，个人利益服从党和国家的利益成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舍弃了个人利益，把对家庭的愧疚转变成了前进的动力，我总是默默地勉励自己：第一步走对了，第二步、第三步……就都要走好。

汗洒热土地

1964年9月13日，我与另外8名同学披红戴花，乘坐卡车来到了上山下乡的目的地——株洲市郊区畜牧场。8月22日来场的初中毕业生还有29人，我们的知青生活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畜牧场是郊区管辖的一个国营农畜场，主要工作是饲养奶牛、销售鲜奶及奶制品。此外，还养猪、养鱼，种水稻、种果树、种蔬菜，加工制作药酒等。场子离市区虽然不过上十里，也有电灯、自来水，但仍然充满着乡土气息。一眼望去，

不是一丘丘的稻田，就是一个个的山岭，还有间杂于其间的一些鱼塘。办公室、职工宿舍都是简陋陈旧的平房，一些地名的称呼也都是典型的农村叫法，如桐子坡、竹叶塘、八角亭等。老职工大多是当地的贫下中农，从事的主要是种、养、加工等方面较为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们 38 名知识青年的加盟，使这片开发中的热土增添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知识青年与老职工一道，辛勤地耕耘在畜牧场的山岭田间，在艰苦的劳动中锻炼自己。初涉人世的小青年们思想单纯，热情奔放，劳动中不怕苦，不嫌脏，重担争着挑，脏活抢着干，你追我赶，不甘落后，小病不吭声，轻伤不下火线。大家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也赢来了丰收的喜悦。记得下乡的第一年，知青们集中在一起，将荒山开垦成梯土，种植红薯、马铃薯、果树等农作物。开荒的时候，满山岭银锄飞舞，知青们个个汗流浹背，真有一种“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的感人气势。一天下来，腰酸臂痛手掌发烧，有的甚至磨破了皮，但没有人退缩，休整一夜，次日仍是“生龙活虎”。施肥的时候，大家抢着挑大桶，比谁走得快。力大的一些男知青总是主动帮一帮女知青，但有的女知青也很倔强，非要坚持自己挑上山。到了收获的时节，累累的硕果让知青们心里乐开了花。记得我们在挖红薯时，一锄挖下去，只见雪白的红薯肥硕光亮，一垄连着好几个，大的足有好几斤，我挖了一垄又一垄，连续干上半天，由于新鲜和高兴，一点也不感到累。带队的老职工仇必成更是激动地喊：“这哪是挖红薯，这是在挖小猪崽哩！”更艰苦的劳动是在“双抢”、冬修鱼塘等时节。“双抢”期间，知青们战高温，在烈日下割禾、扮禾、挑谷、插秧……汗水、泥水湿透了衣衫。作息时间则是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实在是疲惫不堪，但从没有人打退堂鼓。冬修鱼塘常常是挑灯夜战，白天劳作一天，

夜晚还要苦干四五个小时。电灯把工地照得雪亮，挖土的锄耙起伏，挑土的鱼贯穿梭，筑堤打夯的号子连天……大家心中充满了改天换地的自豪感。大约一年以后，知青们分散编入到畜牧场各个行业，在新的不同岗位上体验劳动的苦与乐。我曾在食堂做过服务员，感受到了琐碎和众口难调的苦恼；在养猪的日子里，经受了脏臭的考验；更多的时间，我是为市里居民送牛奶。这项工作也是很辛苦的，每天早上三四点就要起床灌奶装瓶，天麻麻亮就要出发上路了。帆布制作的专用奶袋，披在自行车的龙头、车身和尾架上，一瓶瓶半斤装或一斤装的奶，分别插进奶袋里。特别是车后的特制长尾架，两边可以披挂四五层帆布袋，装入上百瓶牛奶。除夏天订户较少装载百把瓶外，其它时节一般都要装载 200 瓶左右，总重量达三四百斤。刚开始时，人跨上车，龙头不住地摇晃，好一会才能平稳下来，稍不留神就要摔倒。遇到大一点的上坡，就得下车使劲推。停车时将支架撑起来，也要费很大的劲。寒风刺骨的冬天送奶，汗水常常湿透内衣，下雪天则是一身雪花一层冰；春季雨大，总是弄得一身泥水。虽然送牛奶辛苦，但这是畜牧场令人羡慕的工作，因为使用的是半机械化的工具——自行车。老职工说，五十年代他们送牛奶，靠的是肩挑手提，过溪越巷还要赤脚涉水，比我们更辛苦哩！我感受到了时代的前进。看着一辆辆排列整齐，闪闪发光的送奶专车，心里确有一种欣喜，特别是清晨几辆车同时出发，一路上车轮滚滚，铃声叮当，如同驰向战场的一支铁骑，心中充满了为人民服务的壮志豪情。

劳动是艰辛的，但苦中也有乐。更重要的是，它磨砺了我们的意志，锻炼了我们的承受能力，使我们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每当遇到艰巨的任务或者要加班加点搞突击时，只要想起当年那么艰苦的劳动都挺过来了，就有了信心和力量，

畏难情绪也就一扫而光。

“文革”的困惑

1966年,正当畜牧场知识青年在艰苦环境中锻炼成长的时候,一场暴风骤雨式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了中华大地,并很快涉及到了这个小小的国营农场。这场破坏我国社会发展的内乱,对于刚刚走出校门的知识青年来说,更是一场历史的悲剧。但在当时,我们未能这样来认识问题。相反,这场运动对上进心强的热血知青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大家纷纷积极投入。然而,随着运动的深入,队伍发生分裂,思想出现混乱,跟着产生了诸多的困惑。特别是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人们无法通过正常的组织渠道来指导自己的言行。理论思考来自“两报一刊”,运动情况的了解靠大街小巷的大字报和小报。一切都要自己判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当时我最深的感受是理论与实践脱节,到处都是令人惊讶或费解的矛盾,让人真伪难辨,是非难分,无所适从。例如,中央的文件和报刊的宣传,都是说要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从各地传来的消息,省以下各级党组织几乎全都成了“黑党委”,主要负责人都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被揪斗。现实令人实在难以理解。运动初期,社会上各种自发的群众组织林立,派性斗争激烈。记得株洲市开始有对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一曰“湘江风雷”,一曰“红色政权保卫军”。我想通过对他们的了解以确立自己的观点,于是分别走访了两个组织的总部,看看他们有些什么说法。湘江风雷总部的人告诉我,红色政权保卫军是保守派,受党内走资派的操纵,打着造反的旗号,实际是维护“走资派”的利益,他们是揪不出什么“走资派”来的。而红色政权保卫军总部的人则予以驳斥,说自己是革命造反派,只是讲究实事

求是，“走资派”必竟是少数，只有通过调查了解，确定是“走资派”的，才能批斗；不能像“湘江风雷”那样，不问青红皂白，先戴上帽子打倒了再说。两相对比，我感到红色政权保卫军的看法比较客观、公正，在我心里引起了共鸣。出乎意外的是，不多久，《红旗》杂志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却点了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名，将其说成是保守组织。随后，这个组织就瓦解了。我第一次吃了一惊，庆幸自己并没有加入这个组织。

在我们这个 100 多人的农场里，令人费解的事情同样不少。例如，刚调来二三个月的场党支部书记，还在熟悉情况，实在谈不上有什么过错，却被当成“走资派”反复批斗。在批斗会上，一位职工发言时因将毛主席语录念错，当即被挂上现行反革命牌子与被批斗者跪在一起。还有一名老职工（据说个人历史上有些问题）的床板上垫的一张报纸上的主席头像被六六六粉所污损，被造反派抄家发现后，竟报请政法部门判了 12 年徒刑。一名人事干部仅因为在办公桌里被抄出了几份所谓“黑材料”，就被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在知青中，我作为对掌权的有不同意见的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也受到了精神和人身的巨大压力和威胁。我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接受大会批斗，与“四类”分子一起劳动改造，尤其是武斗挨打的威胁几次擦身而过，最终不得不避难于外省他乡。偶尔传来的某某判刑坐牢的消息使我不得不设想最坏的结局。在那风云莫测、度日如年的日子里，我思想上有了更多的疑问，心中有着解不开的死结。作为一个响应党的号召的热血青年，为党的事业奋斗还刚刚起步，却被视为阶级敌人，遭受如此摧残和折磨，这到底是为什么？我追求进步，靠拢党团组织，何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家庭出身不好挨批斗，没听说党有这样的政策。有些不同意见，这算什么？“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来场不到两年，应无恩怨情仇，平日相处融

洽、谈笑风生的同事，甚至是长辈，怎么一下变得如此无情和冷酷……

后来的结局并没有我预想中的那么坏，也许是郊区领导对畜牧场的复杂情况有所了解，在整个大局开始好转并稳定的时候，调整了场领导班子，我的自由终于恢复了，境遇也在逐步改善。但那些疑问和“心结”，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真正解开。通过拨乱反正，我才深刻地认识到，党内“左倾”指导思想是罪魁祸首，是造成一切思想混乱、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根本原因。回想起当年“文革”中那一幕幕令人心悸的场景，看看三中全会以来国泰民安的新局面，我从心里由衷地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实在是太英明，太伟大了，邓小平同志扭转乾坤的智慧和魄力实在令人钦佩！

“文革”中还有一件饶有意味的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一名叫粟玉枚的女职工，是一名共产党员。有人动员她参加“湘江风雷”，但左说右说就是不能让她动心。她始终是一句非常坚决、简明的话：“我入了共产党，就什么组织也不参加了，别的组织再好，也不会有共产党好。”劝导者只得扫兴而归。当时，一些人认为她文化低，理解能力差，思想难开窍。现在回想起来，恐怕不能这样看，也许这正反映了她在关键时刻保持冷静和清醒，对中国共产党具有深厚的感情，留给人们的应当是尊敬和启迪。

不懈的追求

政治上求上进，积极向党团组织靠拢，是我从读中学起就开始萌发的追求。虽然在“知青”岁月里我并没实现“入党”的夙愿，但在那逆境中的执著追求，却磨练了我百折不挠的意志。

自我顶住家庭压力，下乡到畜牧场，永远跟着党走的决心就下定了。“开弓没有回头箭”，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这条路就要走到底。于是，我在积极劳动的同时，继续政治上的追求，向团支部写了入团申请书。1965年8月，我被批准为共青团员。大概在年底，我又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相信加入党的组织，能受到党更多的培养和教育，获取事业进取的更大动力。我在劳动中更加勤奋，在其他方面更加严格要求自己，赢得了党组织的信任和大家的好评。1966年初，社教工作组进驻畜牧场开展社教运动，我成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后来，畜牧场党组织发展了几名新党员，知青中没有人入党。我知道，家庭出身和父亲的政治历史问题影响了我。但这并没有使我灰心和失望，我觉得接受更长时间的考验是应该的、必要的。中央关于“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政策使我对未来仍然充满希望。

大约三四年时间里，畜牧场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1970年，畜牧场党支部恢复了活动，我也顺利通过了整团，于是又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左”的影响并未从根本上消除，经过几年的雨骤风狂，对我这种“先天不足”的人来说，虽然意识到组织上入党希望比较渺茫，但思想上入党仍然继续追求。因为心中的信念并没有改变。作为“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人，我接受党的教育多年，对此已有较深的认识，愿接受党组织长期的考验。

1975年，我借调到市商业局工作，继续坚持向局党组织写入党申请书。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感到这是一次改变历史的胜利，激动之余，向市二商局党组织写下了长达万言的思想汇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左”倾错误得到彻底纠正，家庭出身已不再成为入党的障碍，人们可以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开展竞争。我意识到，组织上入党不会是那么

遥远了。1982年下半年，市二商局机关党支部大会一致通过接收我入党的决议。次年3月1日，市直机关党委审查后，批准我为中共预备党员。经过近二十年的不懈追求，我终于实现了心中的夙愿。

1983年，我圆了高中时代的“大学梦”，1986年电大毕业后任市二商局办公室副主任，同年底被选调到市委组织部工作。这使我特别激动，因为对我来说，在“左”的指导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这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1998年，我担任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与一同下乡的38名知青相比，我无疑是“幸运者”，心里也就感到非常满足了。

在十年的知青生活中，值得回忆、思考的往事还有不少。例如，有在患难中产生的珍贵友谊，还有那在特殊环境下萌发生长却不能开花结果的爱情等等。一来篇幅已经不小了，二来感到有些东西与其现在公开，还不如继续珍藏在心灵深处，经常咀嚼，反复回味，也许更好一些。

（作者简介：彭立地，男，1964年7月株洲市二中毕业，同年9月下乡到株洲市郊区畜牧场。1975年借调到市商业局工作，1986年10月调市委组织部工作，1998年12月任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2004年底退休。）

知青生活点滴

刘冀湘

挖 土

第一次挖土，手上很快就打起了泡，社员告诉我，锄把不能握得太死，挖一下，手松一松，让锄把在手掌中滑动，我照着做，果然轻松多了。

社员指着我们挖过的土说：看看你们挖的土！我们回头一看，明显的看得出，社员挖的土是松松的、高高隆起，一排漂亮的“八”字形脚印，而我们挖的那行土平平的，尽是脚印，挖过的土被我们自己的脚又踩紧了。社员告诉我们：脚不要乱提，站一个地方，用锄头往前挖，挖到最大限度，实在挖不到了再提脚。我们照着社员说的做，回过头来再看，哈，我们的身后也是一排漂亮的“八”字形脚印了。

背锄头也有讲究，不能背着锄头进屋，锄头背在肩上不能转身等等，怕的是身后有人，猛地转身，就会打到后边的人。这好像是小事一桩，但如果不注意，就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有人提醒一下，就知道注意了。

烧 火

我们下放的那个地方烧柴火，而且多是烧茅柴，茅柴包